

1997年,云南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十几年后,随着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丽江因过度商业开发,原住民大量流失,纳西语逐渐被普通话替代,一些“非遗”项目成了赚钱的招牌,丽江的民族特色也越来越淡——

话题

丽江古城:盛名之下的困局

杨杰宏

丽江拥有众多文化遗产,除了丽江古城、三江并流两项世界文化遗产,纳西东巴古籍文献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此外,丽江还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项(东巴画、热美蹉)。这些具有鲜明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民族文化构成了丽江文化的家底。

“丽江模式”备受推崇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是丽江旅游的灵魂”已经成为丽江各界人士的共识,丽江市委、市政府也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文化立市”的战略。随之,丽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旅游业、文化产业发展中承担起重要角色,并成为丽江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1年10月8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年会上,丽江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共同发展的经验,被与会的中外专家誉为丽江模式,并形成会议宣言在亚太地区推广,丽江也因此成为各地学习的典范。

以展演丽江洞经音乐为主的“大研纳西古乐会”1981年建立,1986年开始公开演出,目前年收入不低于150万元。

1998年,东巴宫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把东巴乐舞和纳西族歌



商铺林立的丽江古城

舞推向市场,整个“东巴文化”演艺产业年产值超过了1000万元;

2001年12月,丽江地区民族歌舞团与深圳能量实业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合作编排了大型民族舞蹈诗画节目《丽水金沙》,从2002年5月至2008年5月累计演出4000多场,观众近300万人,总收入2.2亿元;

2006年,由张艺谋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隆重推出,仅2008年就接待观众63万人次,门票收入6700多万元,创造利税3000多万元,成为丽江市又一文化产业支柱品牌。

2008年10月,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联



古老的东巴文字

合组成的中国特色发展之路课题调研组将丽江列入全国改革开放18个典型地区之一,充分肯定了丽江旅游产业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丽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西南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国际精品旅游城市,主要得益于文化与旅游的互动,其中“非遗”成了丽江发展文化旅游的重要卖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丽江的“非遗”保护工作从此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文化生态面临严峻挑战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始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虽然政府、学术界一直强调非

物质文化遗产要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为原则,但在具体实践、操作过程中往往出现文化失真,甚至扭曲、变形、断层等后果。

随着丽江旅游业的日益火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境遇十分堪忧,突出表现在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来越呈现出表演化、庸俗化、商品化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借“非遗”之名欺骗游客、收钱敛财等恶劣现象,这些现象和行为不但严重败坏了丽江的声誉,也恶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与传承的环境。

以纳西族文化的代表东巴文化为例,丽江旅游市场中以东巴命名的商品层出不穷,据初步统计有200多个。有些属于哗众取宠,如东巴香烟、东巴按摩、东巴发廊等;有些则明显是披着“非遗”的外衣进行招摇撞骗,比如一些外来经商人员穿上东巴服装就摇身一变成为“东巴”,进行一些所谓的表演;有些旅游商品则充斥着胡编乱造、不规范的东巴文字,这不但对游客是个误导,同时对本民族的成员也造成了文化伤害。

另一方面,一些掌握着纳西族文化命脉的重要传承者在悄然逝去。以东巴文化传承为例,在20世纪40年代,丽江山区的每个村子几乎都有东巴(东巴文化的

主要传承者),总数约有1000人。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成立20多年来,先后请来了11位大东巴,现已全部去世。根据该院的统计,1999年丽江还拥有80余名老东巴,此后数年里,老东巴的人数锐减,现在健在的屈指可数。如果政府再不着手保护这些传承人,派人学习继承,那么随着这些老东巴的离世,那些难解的经书可能再也无人看得懂,东巴舞蹈、东巴绘画的精髓也将消失殆尽。

目前,丽江的文化生态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开展旅游业以前,丽江古城居民80%以上为纳西族,且日常交际语言以纳西语为主,而现在留在古城中的原住民不足原来的一半,大量居民外迁,各地商户蜂拥而至。古城居民主体的置换带来的文化的置换、变异。纳西语现在逐渐被普通话替代,大多数纳西人不会说纳西话。丽江古城白马龙潭小学有960个学生,其中纳西族学生570个,但其中有110个学生会说纳西话,认识东巴文字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丽江古城是没有城墙的,相传当时木氏土司兴建古城时,准备修建城墙,有人进言说,如果修建城墙,“木”(指木氏土司)在其中,岂不成了“困”字,土司就罢了这个念头。今天,丽江的“非遗”保护工作不能不说也进入了一个盛名之下的困局。

各地

江南百姓庆祝传统节日“网船会”

本报讯 江南的传统节日“网船会”于4月11日、12日在浙江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上的刘王庙里举行,来自江浙沪等地的60多个民俗社团,近2000名渔民、农民身穿古装载歌载舞,尽情狂欢,为乡亲们带来一场水上狂欢节。

网船会始于明朝,是江浙沪一带渔民自发的民俗祭祀活动,为的是纪念驱蝗神刘猛将。刘猛将大名叫刘承忠,据民间传说,元朝末年,江浙一带蝗虫泛滥成灾,朝廷张榜招贤。当时,江淮指挥刘承忠揭榜自荐,与

百姓一起夜以继日扑灭蝗虫。立了大功的刘将军本应赴京领赏,但他看到百姓颗粒无收,生活无着,便又组织生产自救,后不幸溺亡。他死后,百姓由感恩到崇敬,遂将他视为农业丰收的保护神,尊称为“刘王爷”,年年祭祀,以祈五谷丰登。

尽管网船会的历史很悠久,但据老一辈人的回忆,真正大规模的网船会在1947年后就没有出现过。去年,王江泾镇政府牵头举办首届江南网船会,开幕当天就吸引江浙沪一带的百姓7万余人。(杜威)



天津庄王府里建“非遗”馆

本报讯 天津庄王府景区经过近一年的整体修缮,已进入最后收尾验收阶段,目前布展正在进行中,“五一”正式对外开放。与这座修旧如旧的庄王府同时开放的还有建在其中的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据介绍,庄王府旅游景区将以王府主题旅游为主打,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为补充,将举办王府主题系列展览、王府生活古装实景演出、中式民俗婚礼和互动演艺项目。在王府生活古装

实景演出中,看点包括王爷出行、王爷上朝情景表演、王府婚庆习俗表演和清代服装服饰表演。

设在庄王府第二道院的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将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和表演等多种形式,一方面展示天津市“非遗”普查与保护方面的成果,并为游客再现各种民俗绝技绝活的制作过程;另一方面还将在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遗产日及周末,开展动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表演,如曲艺、戏曲表演和民间花会等。(吴薇)

浙江桐乡建蚕俗文化博物馆

本报讯 蚕丝文化始于江南,浙江省桐乡市洲泉镇自古就有养蚕制丝的传统,其蚕丝文化可以追溯至800年前。南宋时期,蚕农经常以摇快船、绞丝船、拜香船、打拳船等方式祈求蚕神保佑蚕茧丰收,慢慢形成了蚕花水会这种独特的蚕乡风俗,俗称“蚕花胜会”。目前,该镇有蚕丝品生产企业335家,占全国行业总数的

17%。为了进一步提升蚕丝品的知名度,近日,该镇建设的蚕俗文化博物馆将正式开馆。桐乡市博物馆馆长张新根说,蚕俗文化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座以蚕丝为主题建立的乡镇博物馆,“博物馆将展示蚕的起源、蚕的生长过程、蚕丝的加工、当地蚕俗文化等,让更多的人了解蚕丝文化”。(浙文)



近日,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宣布选择江一燕作为女儿红形象代言人,以推广这一悠久的黄酒品牌,开拓市场。绍兴黄酒“女儿红”自晋代就有记载,相传自古绍兴当地生女必酿女儿红,待女儿出嫁之时再将此酒开坛宴请宾客。新华社记者徐显摄

谭振山与他的一千零一夜

本报记者 杜洁芳

古阿拉伯萨桑国的山鲁佐德为了免于被杀,每天晚上给国王山鲁亚尔讲一个故事,于是有了《一千零一夜》。而在中国,现年85岁的谭振山能讲出1062个故事,被称为“民间故事大王”。

普查淘出故事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民间文学普查。1986年,辽宁省基层普查人员、新民县罗家房乡的文化干部李会元在普查过程中发现了谭振山,将他讲述的部分故事进行了采集,并将这一线索报告给新民县(今新民市)的文化部门,谭振山开始引起有关部门及学术界的关注——这个貌不惊人的庄稼把子竟会讲那么多好听的民间故事!人们惊叹他那故事家的风范:无论多大的场面,无论面对多高级别的领导、多么有名的专家,他讲起故事总是轻松自如,决无半点紧张拘束之态。他讲的故事质朴、优美、清新,动听处举座痴迷,行家叫绝。1987年,辽宁大学教授江帆因工作需要前往新民县,对县文化局上报的数十位故事家进行学术鉴定。其时,新民县数十位故事家会聚一堂,摆开了讲故事“擂台”。正是在这带有“打擂比武”性质的故事讲会上,她认识了谭振山,并被这位故事家所吸引,由此开始了此后对其长达23年的追踪研究。“谭振山的故事贵在口传心

记、原汁原味,全国目前还没有发现比谭振山讲故事讲得多的人,他的故事活动及其影响在我国故事家群体中也属罕见。”

满腹故事何处来

辽宁省沈阳市西北30公里的城乡结合部有一个太平庄村,隶属于新民市罗家房乡。一说能讲故事的谭振山,方圆十里八村没有不知道的。

太平庄村的后街有一处整洁的院落,在三儿子住的四间平房东端接了两间偏厦子,大约有20平方米,谭振山老两口就住在这里。江帆说:“谭老先生几代人都是在农村生活,故事也都来源于本土本地。”

谭振山民间故事最早的启蒙老师是祖母孙氏,她对孙子的启蒙教育是从讲故事开始的。祖母共留给谭振山80多个故事。如今,老人已辞世半个多世纪了,但提起祖母,谭振山仍十分动情:“这些年我讲过的故事‘海了’,要说‘土’故事,还是我奶奶讲得好!”受奶奶影响,六七岁时他就对故事着了魔。东北农闲时间长,六七月和整个冬天都没事干,除了打牌就只有听故事了。讲故事,图个乐子。当年村里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偶尔镇上来一个唱二人转的野台班子,那就像过年一样。听奶奶讲故事,那也是我学给别人讲,他们都夸我讲得好,越夸我越高兴,讲得就越来越来劲儿。”谭振山提起过去,总是

流露出一脸的幸福与兴奋。

谭福臣是谭振山的三伯父,他读过五六年书,是一位风水先生。谭振山9岁那年,为了躲避“胡子”,家里把他送到伯父家。谭振山的到来,给无子女的谭福臣带来了精神上的安慰。他十分喜爱这个侄子,一心想把谭振山过继到自己名下,终究未成。谭振山在伯父家住了两年,这期间,谭福臣倾其所有,给谭振山讲述了100多个故事,这些故事大都带有明显的巫卜职业特点及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色彩。

“瞎话匠”沈斗山是谭振山直系血亲、姻亲以外的一位重要的故事传承人。据谭振山回忆,他11岁时全家搬到柳子沟,和“瞎话匠”沈斗山同居一院。沈斗山祖上是有钱人家,到他这一辈时,家境衰落下来,但他还是读了很多书。沈斗山年轻时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未中,从此便闲居乡里,教书种地,是谭振山家乡一带少有的“饱学之士”,人称“沈大学生”,讲故事则是他向乡人炫耀身份、显示才学的重要方式。村里人称他“瞎话匠”,他却从来不讲那些唬头地脑的传统故事,他本人信狐仙,但也很少讲鬼狐怪怪故事,他讲的故事大部分是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他知道历史上许多帝王将相的传说,如努尔哈赤、乾隆、刘瑞等,沈斗山都能成套地讲出关于他们的故事。在他讲给谭振山的近百则故事中,这类故事占了一半。

印象

牧情谷位于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里面有被当地人称为“跳大神”“跳大仙”的萨满表演。日前,笔者一行4人前往牧情谷,只为观看传说中的萨满表演。

牧情谷是一个主要以传播和展演萨满文化为主的民俗旅游风景区,其中萨满神道的两边有萨满教信奉的鹰神、蛇神、狼神、鹿神、佛多妈妈等众多神像,关于这些动物神灵均伴有神话故事。景区内所有景点都围绕着萨满文化而建,包括萨满文化展览馆、图腾柱等,其中以萨满跳神最受瞩目。

萨满教为当地满族群众的民间信仰,如今依然被很多当地人信奉。早在12世纪中期,我国古籍中就出现关于萨满教的记载。萨满教信奉三界,认为宇宙分上、中、下三界,上界为天堂,中界是人和动植物所在,下界是阴间。人类夹在中、下界,受着神灵福佑和鬼魂作祟的影响,只有巫师萨满能通达上下两界,疏通三界之事。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萨满教已成为历史,而在我国至今仍存有萨满活动,除了家族内部祭祀外,现在还有萨满祭祀、萨满歌舞表演等商业性质的活动。

跳神的程序为请神(献祭)、降神(脱魂)、领神(附体)、送神(还魂)4个步骤。跳神时,萨满及两名助手正在穿神服,戴神帽、腰铃等萨满配饰,这些都是萨满降神时必备的物品。萨满神服有着别样的威严,样式的变化和其祭祀内容相关。一般来说,一件神服从制成到使用,唯有萨满本人可以染指,它本身就是神祇的象征,据说可以通天,萨满唯有穿着它才可降神、通神。满族的神服制作多由女萨满或女性完成,一件好的神服往往需耗时三五年。萨满所戴的神帽是用禽类的羽毛制成的,象征着飞翔的能力。

表演前萨满助手先烧香,随后身穿萨满神服,头戴神帽,手拿神鼓、腰系腰铃的萨满及助手成一队站立。当鼓声响起时,助手高唱神歌,萨满即刻进



入她自己的世界中。助手接过她手中的神鼓,她便开始踏着助手的鼓点,摇动腰铃,翩翩起舞,时而张开双臂,好像一只大鹏俯冲飞下,时而展臂旋转,像在空中盘旋。她不时变换着舞步,助手

会根据所跳之神,给予其所需。如果给的不是神所需要的,萨满会丢在地上,如果是神需要的,萨满就会欢快地舞蹈。萨满跳神过程中,一切词语全部为满语,据说因为满族的神灵只能听懂满语。

神鼓在萨满教中有着重要的功能,它是天穹宇宙的象征。满族史诗《乌布西奔妈妈》里说:宇宙初始,天母阿布卡赫赫打败了恶神耶路里,派自己的侍女卧勒顿做了人间的第一个女萨满,同时将混沌的天穹抓下一大块,给萨满做成一个无敌的神鼓,并用恶神耶路里的小恶魔做了她的鼓槌。萨满敲第一声鼓,有了青色的天;敲第二声,有了黄色的地;敲第三声,有了白色的水;敲第四声,有了红色的水;敲第五声,有了万物生灵及人类。卧勒顿妈妈很高兴,于是连敲神鼓三下,结果把恶神耶路里敲醒了,于是宇宙间又开始了灾难、妖魔。天母阿布卡赫赫愤怒至极,命卧勒顿妈妈不停敲神鼓,以召集善神们制服恶魔。于是,萨满在通神和降神时必不可少神鼓的声响。

萨满教作为一种宗教形态,在当今社会几近消亡,但它的文化影响依然存在,其积极的一面还是被人们有意识地接纳与采用。萨满之道并非是非追求实用的彼岸世界,而是更多地强调人类要和自然和谐共处。在提倡多元文化的今天,我们看待少数民族文化要有新的视角,对其文化的存在价值不可低估。

宋小飞

牧情谷里的萨满表演

4月10日,大约500名打击乐爱好者在秘鲁首都利马华盛顿公园上演了一场击卡洪鼓的震撼场面。他们用激昂的鼓声、整齐的节奏向人们展现秘鲁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图为在华盛顿公园,小学生们展示当地传统的卡洪鼓。(新华社发)

他本人也被命名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现在担心的,是这些民间故事很有可能失传。他说,如今又是电视、又是电脑、又是游戏,各种娱乐形式多得让人眼花,人们听故事的兴趣已经下降。更重要的是,现在人们追求经济效益,讲故事没人给钱,所以讲来讲去就自消自灭了。谭振山从来说过徒弟,如今四世同堂,老老少少加在一起有三四十口,但只有四儿子谭文海和孙女谭丽敏还爱讲故事。但是他们也只能讲百八十个故事,比起谭振山的1000多个故事还有很大差距。

“我的故事要口传心记性好的还行,记性不好的我讲一遍,两遍也记不住。我孙女谭丽敏爱讲故事,老说要继承这个东西,但她在沈阳上班,毕竟不是专门搞这个的啊”孙女能否继承这些故事,谭振山心里没底。他说:“现在孩子忙学业,年轻人忙挣钱,四五十岁往上的人都打麻将去了,讲故事的好光景再也回不来了。上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是乡亲们听我讲故事,80年代以后,主要是外人让我讲故事,现在只能对着录音机、录像机讲了。”



最担心无人传承

谭振山讲故事有一些规矩,概括起来即有“三不讲”:女人在场不讲“荤”故事,若情节中有“荤”,点到为止;小孩在场不讲鬼故事,若情节中有鬼出现时,他总是讲明故事中的鬼是人装的,唯恐吓坏孩子;人多的场合,不讲思想意识不好的故事,这时候,他往往亮出“看家段儿”,专讲那些听往者有道德训诫作用的故事。故事的结局,他因人因地时有变化,但其结果必定符合他崇尚的道德准则。如今,谭振山民间故事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